

# 让人走心的《走神》

——简评著名作家乔叶的最新散文集《走神》

宋启

河南是文学大省，有很多出名的作家，李佩甫、阎连科、刘庆邦、陈延一、邵丽、乔叶等，还有军旅作家周大新、柳建伟、朱秀海、李鑫等，都是我非常景仰的文学大家。而我对于乔叶的印象尤为深刻，对她的作品也更加熟悉。乔叶，1972年10月出生在河南省焦作市，是中国作协会员、河南省作协副主席、河南省文学院专业作家，先后出版长篇小说《认罪书》、《拆楼记》，中篇小说《最慢的是活着》曾获第五届鲁迅文学奖，从1993年开始文学创作以来，这些年来她始终保持了旺盛的创作激情，先后发表了大量的优秀作品，深受读者喜爱，也获得了数不清的奖项。其实纵观她的整个创作历程，乔叶是从散文创作开始的，她的散文写作水平很高，同时她又是一位出色的散文编辑，在创作上有着不同常人的优势。所以她的散文创作一直受到人们的

关注，比如最近几年她先后出版的《天使路过》、《深夜醒来》等，都广受欢迎。有评论家这样评价：乔叶的散文细腻灵动，清新隽永，新颖别致，贴心切实，对生命和生活、文学和友情，时尚和习俗等都有细致的观察与描绘，充满哲理与思辨，蕴藏着深厚的内省。

《走神》(河南文艺出版社，2015年1月出版)是乔叶最新出版的一本散文自选集，共有四辑，分别为世事、饮食、行走和文学，可谓是作者对于现实世界和精神领域，生活饮食和世相万物的全方位自我写照，代表了作者散文创作的最高水平。正如一位评论家所言：在散文里，小说家们是藏不住的。在这里，他们把自己和盘托出，与最真实的灵魂照面。作为一名对生活对人生怀有大爱的作家，乔叶的这部作品无疑是她对平常生活的所行、所思、所感和所悟，她把这些都凝聚

在优美的文字里，让我们在阅读中充盈自己，提升自己。比如在如何面对富有和贫穷时，她在《穷人》一文中写到：“我不能接受那些把苦难挂在嘴上的人，把苦难挂在嘴上，就是没教养。人可以很苦但不能没教养。也许，真正的富，只有这种，在穷中历练过，历练得很深，很深，然后抵达了富。这种富，才是最扎实的，最终得起推敲的，最有种柔和韵味的富。”作者在这里分明不是在讲说物质上的穷富，而早已抵达了精神上的富有。这对于目前一些所谓官二代、富二代的炫富来讲，对于过分看重物质富有而忽略精神追求的人们来说，真的很有启迪意义。而对于如何看待名利，踏实做人时，她在《以路之名》中也巧妙地告诉我们：“无论什么名称的路，也都是路。路名可以一换再换，街容可以一改再改，行路的人也可以一变再变。茅棚草屋或者是高楼林立，

蓑衣笠翁或者是豪门权贵……唯有这条路本身，它诚实地，紧紧地贴在这大地上，默默无语。”我们不就是要路的品格，路的奉献吗。乔叶的作品中处处充满了大爱，连对男女情爱的描写都充满着无私和奉献，她在《红豆生南国》的结尾处写到：“爱是修行。是这人世间最大的修行。而在这场大修行中，小小的我，竟不知该如何把自己的爱对他相告，怕重，怕轻，怕低，怕高，怕俗，怕雅，怕文艺腔，怕家常调……那就不说吧。让这丰盛结实的爱，尽沉默于这红豆之中，炼成既寻常又绚烂的信物。突然想，要什么信物呢，情爱本身难道不就是最好的信物。”“信在心中，无物也罢。”

像上面的好文章，《走神》一书中比比皆是。我突然想起了一个流行词“走心”。谈乔叶的《走神》，可不时时在让我们“走心”吗。

## 羊年春节抒怀

◎ 童新生

(一)

喷薄红日旭东方，  
雄鸡高唱喜洋洋。  
骏马奔驰气象新，  
金羊接力举旗扬。  
虎虎生威庆祥瑞，  
王猴欢喜捧圭璋。  
百鸟起舞颂盛世，  
万众齐心奔小康。

(二)

骏马扬蹄抒宏志，  
金羊接力踏征程。  
三阳开泰创伟业，  
九州春来裔后生。  
崇德向善民族兴，  
勤俭持家好传统。  
艰苦奋斗常铭志，  
梦想成真龙图腾。



**人物名片：**张一，1970年出生，河南省周口市人，著名肖像油画家。现居北京从事艺术创作。张一自幼痴迷绘画，功底扎实，青少年时期屡获省级以上书画大赛奖项，曾被媒体誉为绘画天才。12岁，其事迹被编入地方志；16岁，被特招入伍，当兵后，他一直从事绘画和宣传工作，定期为基层连队举办美术培训班，培训出了一大批美术人才和宣传报道员。在部队期间，他创作了大量油画精品，在军区美术大展上多次获奖，并荣立三等功。

良机眷顾的“绘画天才”张一，生命之旅没有一帆风顺，攀登之途必然崎岖难行。走出艺术神殿，重返现实生活，种种实际问题便接踵而来。但此时的张一已是沉稳成熟的汉子，他凭着一一种质朴、刚健、激情、无畏的精神在社会上打拼。张一任过职员，办过企业，开过公司，在各个领域狂奔驰骋，但不管怎样，他始终怀抱固守着一个信仰——绘画。绘画是他恒久的理想，也是他恒久的行为。中原沃土滋补了他的内在营养，使他的画作显出厚重，见到气派。在这样的十几年间，张一从未抛离过画笔，而是耐住寂寞坚持创作。张一的作品影响越来越大，终于引起一些有识之士的关注。高人推介，朋友相助，张一乘势而上，向着事业的巅峰奋

进，堪称硕果累累。他以坚定沉着智勇拼搏的一贯姿态，豪情满怀地闯进了职业画家的领域。

**以手绘心的“本色画家”**

张一是油画家，一位尤擅人物肖像的画家。他的画作很多，不仅摆得满堂满室，还翻拍装订成册，令人目不暇接。记者一行在他的工作室参观，他热情洋溢地为我们讲解，纯真烂漫之情溢于言表。我们作为观者，心中充满喜悦，产生无限感慨：张一是一个保持童真、心灵明净的人。

张一的画作，素描基础坚实，笔触严谨细腻，饱满而富含装饰性的色彩，呈现出明显的欧洲古典主义风格。而这种风格，也恰如张一为人处世的风格。德国大思想家、诗人歌德说：“艺术家对于自然的个别部分当然要忠实，并且虔诚地模仿；他不应该任意改动一个动物的骨骼构造和筋骨部位，以致丧失那个动物的特性；这样做就会毁灭自然。但是在使一幅画真正成为一幅画的艺术过程那种较高的境界里，艺术家就有一种较自由的心灵妙用，他就应该借助于虚构。”张一人物肖像画的魅力大概就在于此。但张一并不仅仅画人物。他的绘画内容涉猎广泛，人物、风景、静物、动物无所不及。张一还搞摄影创作，翻阅他的摄影集，张张均可称得上美轮美奂。

张一在传统文方面也有深厚的修养，能诗善文，下笔不俗。且举他《四十抒怀》一诗：“四十不惑生虚空，超然物外世无争。轻拨素弦声依旧，重拾彩笔绘丹青。身居闹市樊笼迫，心向东篱桃源风。竹林贤士雅趣在，淡茶流觞也酩酊。”此诗立意高洁，境界逸远，词句精当，按规依律，朗朗上口。评以情景交融，心志跃然，坦荡

## 静水深流“画”张一

记者 吴继峰

荡有君子之风当不为过。

各门艺术，本质相通。要想在艺术上达到一定高度，全面的文化修养是必须的。古往今来凡真正的艺术大师，都是学富五车、才高八斗、兼跨数门、融会贯通的通达达人。在艺术界风生水起却也功利思潮涌动的时候，张一不跟风，不盲从，他修画功更修人品，他摒弃浮躁，静心创作，一幅幅精品力作自然而然陆续问世。

张一是个有才有识的人。他不恃天赋，更重勤奋，力求在学识、思想、阅历、修养各方面日学日进。有人说，“渊”与“博”很难兼得，不如主攻一点，易树功名。但惟其难，才见大才，那些通而达变纵横捭阖尽情挥洒的才人智者总是让人们崇而服之。修养越全面，人格越崇高；人格越崇高，洞察越透彻。于是，张一的作品才有了思想力、穿透力、感染力，更加不同凡响。

歌德说：“追求伟大事物的人必须全力以赴，巨匠在限制中才能表现自己，而规律可以给我们自由。”要想成为巨匠，绝不是单纯的“有志者事竟成”，但巨匠一定是有志者。不能断言张一能否成为巨匠，但他走的路正通巨匠之门。

**不忘军营的“画坛老兵”**

但凡有过当兵经历的人，都会对军营军史倍加关注。2009年10月，50余位开国上将中唯一经历了共和国60华诞、最后一位离世的吕正操将军走完了他的生命旅程。已经离开部队多年的张一获得这一消息后，感到巨大的悲痛和失落，就此萌生了要为开国上将画像的想法，他想用画笔再现开国上将的风采。

两次荣膺上将的“奇将军”洪学智、铁骨柔肠的“猛张飞”许世友、组建空军的刘亚楼……

## 冬 绪(外三首)

◎ 王猛仁

不知有多少个日子被雪藏。  
不知有多少个清晨被冻醒。  
被泪水浸湿的花笺，凝重了多少古老的期待。

二月，我的想象被雪压着，在冻土之下，努力地用诗歌展览着属于我的中原。

我不再祈求什么，只感觉周身奔涌着，似血，植入冷寂的期许。

有谁能阻挡住心的狂跳，像箭，穿射万物。

不要把意念埋进现实，我坚信咧嘴的红草莓散发着迷人的甜香。

我的黄土地恰是无数双巨手，扒开所有的积雪，让朔风尽早地对准春天，吹。

在世界的尽头，时间与空间，都是拱破书面的土层，都是吸不尽泥土的芬芳。

我的表情属于冬的一种情绪。

风从这里聚起，洒下一路欢歌，亮晶晶。

我的雨从春天开始，升腾着久违的绿色。

而我的灵魂，正恪守着花蕾，追赶太阳。

**痕**

你的画面感强烈，早已触及我的收藏。

关于预料中的那场大雨，过多地淋透我的悲伤。

不然，亿万斯年前的决绝，你不会以惊人的速度，至今不肯抬起头来。

现在，我的年龄已容纳许多早霜，幽僻的眼神，无法勾勒你一往情深的娇羞。

一支穿透岁月的弓箭，避开乱石的围缠，跌下。

打乱方寸之念。

不知多少月下，潮汐微尘不染。

不知多少雪霜，摇响八方呼唤。

经历了半生抗争，我知道窜入室内的风，它有多凶，多猛。

只是寒冷的手，掀不开厚厚的云。

思念耗尽。

仅有一季的心香，蟠结在唇畔。

俯瞰，雷霆虎视的吼声。

**三月**

今天，仍是锐敏的日子。

来不及把你霜染的城市看个仔细，把你亲昵的毛羽，栖在我苦闷的胸臆。

甚至，来不及聆听你的全部。

在你不言放弃的黎明，听古月亮反复吟唱，千年褪色的忧伤。

那盏耗尽暖色的光，即便在浊雨中，也不会改变心灵的凝视。

唯一辉煌的是，你泊进我的青春，吻我甜蜜的绳索。

在你乡梦幽幽之际，我的胸口嵌进你的疼痛，我的诗行开始衍生纷乱的舵红。

若是雨后的清香，浓郁在烟霜的方向，那么，也许今天，你不会贮一池苍翠在我的树上，沿着岁月的风浪生长。

就这样，你预卜我的前程，并把叮咛不时地留在我的行囊。

看我岁岁年年的荣华与沉浮。

**读竹**

你把一泓剪影浓缩在书卷里，给我捎来一场春雨，纷纷落地。

年轮已残酷地划破你的玉容，白霜已使你的黑发镀下银灰。

纵然百年之后，爱的回响，依然附着你最初的絮语。

似乎，只有孤寂才属于你。片刻犹豫，就放走了一生的欢愉。

你常常把风声当成他的脚步。许多故事，古老而又古老了。

在我看来，你是纯洁的，纯洁得如天使任我崇敬。

在众多的故事背后，清晰可鉴，脉理可数。

一次交错，一张密密的时间之网，筛滤过：青春，盛名，富贵，幸福，忧愁。

梦，是闪光的碎片，醒来就无法衔接。

窗前，并立着两株淡蓝的竹，灯色，像春天的风。乐曲，是竹间缭绕的雾。

阳春里，甜花儿开，一阵风就落了。

流水飘过点点寒意。

爱，不仅仅是单调的甜蜜；绿，是杯里盛满的一种美妙旋律。

恣意喧嚣着，直到我疲倦欲眠的黄昏。



张一工作室一角。(资料图)